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人部七十四 褊急 怠惰 詐偽 諂佞 惡 朋黨附 爭 不爭附 詬罵 訴辯附 讒謗 黜辱 威虐 妖訛 呪詛 叛亂 寇賊 翦伐附 竊盜 雜盜

褊急一

原筆擲地 杖撞郎 魏王思為司農性急嘗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再三思自起拔劒逐蠅不得取筆擲地蹈壞之 後漢明帝褊急嘗以事怒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急呼崧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明帝赦而止 蹈雞子 廢爐炭 晉王述字懷祖性急

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蹋之又不得瞋甚掇内口中齧破而吐之　左傳邾莊公在臺臨庭閽以瓶水沃庭公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執之不得滋怒自投于牀廢於壚炭爛遂卒

增擲木　輿牀

世說桓宣武與袁彦道樗蒱袁彦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眞云見袁生遷怒知顔子為貴　又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少有忤逆于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强來捉人臂

往數藍田　强飲孝伯

世說謝無奕性粗急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　又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大勸恭酒恭不為飲大逼强之轉苦便各以帬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

褊急二

原不告而馳 左傳晉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使宛射犬近不告而馳之收擒挾因不待而出既免二子問曰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無德以將 魏君儉嗇褊急無德以將之 忿不思難 怒自投牀 詳上 褊心 躁性 量謝包荒 德非含垢 增甚以為忿 世說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鬬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損其自然 又曰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與之對榻去後語其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殊損其自然

怠惰一

原廢命　失職　傳守官廢命不敬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養名　溺職　漢書齊俗吏人養名舒緩朱博為郡怒曰齊人欲以為俗耶

沉滯不舉　增受玉　乞師　左傳天王使名武公賜晉侯命受玉惰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

又晉侯使郤錡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受命以乞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目蕩心遊　筋駑肉緩　蔡邕勸學篇曰聸彼頑薄執性不固目蕩心遊意與手互　嵇康與山濤書曰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性復疎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非大悶痒不能梳也

怠惰二

原陳遵滿百 漢書陳遵為掾曹輒廢吏白曰陳掾今日以某事謫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滿百謫當斥故也 曹參不事 日飲醇酒 汝不恭命 遐棄厥司 書

怠荒 不敢怠荒 怠忽 荒政 逋事 義縱為上黨令無逋事也 居息 燕燕居息

遐逸 自暇自逸 增常苦饑貧 魏書胡叟字倫許不治產業常苦饑貧不以為恥

不喜拜揖 唐書王績性簡惰不喜拜揖其凡通知之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婚皆不與也

詐偽一

原矯節 近名 非其矯節是不知言 為善無近名矯誣詐也 為心勞 行

險作偽心勞日拙無行險偽　爾偽　予欺無載爾偽情偽予欺　言偽

行詐人之偽言由之行詐　增用智　不情禮用人之智去其詐彙苑外欵篤而內不情

湯澆雪　鐵包銀彙苑王瑩代謝超宗為義興太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囑瑩覓一史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賓客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　五代史慕容彥超為人多詐而好聚歛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數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本而外包以銀及其被圍也乃勉其守城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耳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

垣平金寶　陳勝丹書史記新垣平日臣望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不迎則不至後有人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　漢書陳勝吳廣起兵乃丹書帛曰大楚興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而怪之

披香殿　長樂宮稾苑蘇世長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至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　漢書韓信與家臣謀欲發兵攻呂氏其舍人得罪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告信欲反狀于呂后后乃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陳豨已死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强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宮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之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詐僞二

原審禮不誣 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 辟名皆誅 凡失財用物辟名皆誅之辟名謂巧偽為文書與實不相應也 以禮防偽 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偽 著誠去偽

鄙詐　詭譎　詐謀　詭辭　釣名　掠美　詐善

矯名　譎而不正　華而不實　莫大之奸　無赦之罪　事不憑虛　罪宜閱實　行偽而堅　言偽而辨

增獨用徐溫 經濟類編後梁淮南左牙指揮張顥與右牙指揮使徐溫謀弒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溫為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溫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

遂斬廷望 又後

唐時吳侍中徐知詢與兄知誥爭權吳越王鏐遺詢金玉器皿皆飾以龍鳳詢乘用之不以為嫌典客周廷望曰公誠能捐寶玉以結朝貴彼誰與處詢使廷望如江都望遂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于誥亦以誥謀告詢詢名詣誥金陵除父温喪誥稱吳主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望以告詢詢入朝誥留詢為統軍詢責誥曰先王違世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誥曰爾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為人臣畜乘御物可乎詢又以廷望所言告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頗知其詐

唐書裴延齡剥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退皆他人莫敢言者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謀

信以為忠

又突厥圍帝鴈門王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詐為可喜事以邀聲譽在軍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不釋甲卧必席藁帝信以為忠愈親任之

辯給

又宇文融拜御史中丞中書令張説

秦惡駁張九齡謂誑曰駁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誑曰狗鼠何能為

詐忠 彙苑開成元年

李石因延英名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宋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憮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

詐稱太子 漢書昭帝始元五年

有男子來乘黃犢車衣黃襜褕著黃帽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京兆尹雋不疑收縛之廷尉驗治得奸詐

詭殺樓蘭 又傳介子與士卒齎金幣揚言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不信介子佯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西國矣出金幣示譯譯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

草指 博物志堯時有指佞草佞人入朝此草屈而指之

劒斬 漢成帝時朱雲上言願賜上方斬馬劒斷佞臣頭以勵其餘上問誰曰安昌侯張禹

號三 無一 北齊胡長仁為尚書令時左丞鄺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號三佞 又徐之才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佞何由可活

祝鮀之佞 崔暹 又崔季舒曰崔暹常意吾佞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過于吾

增五色雲 八風舞 唐書韋巨源與安石同系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偽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 經濟類編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中宗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指鳥 代犧 彙苑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

拔之執郡丞高德孺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　又武后有疾諂偏祭神廟以求福消災閻朝隱諂少室山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于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重加賞賚其諂佞類如此

假子　乞兒　經濟類編陳宣帝時和士開爲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爲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　天寶遺事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于溝中矣

隱處謝酒　後至侑觴　經濟類編田令孜嘗名宰相及朝貴飲酒濬恥于衆中拜令孜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于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　又趙師羼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羼後至出

小盒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栗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

願令公速愈

爲宰相放生

唐新語成敬奇與姚崇有親姻崇寢疾奇造宅省馬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持出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忿其諛媚自茲不復接遇　東軒筆記王荆公爲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光祿聟申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每一雀鴿叩齒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歳謂之放生

諂佞二

原格佞

作佞

宋鄭鮮之爲御史中丞武帝談論經典人皆依違鮮之難必切至時謂格佞

漢王尊以盜賊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鄉盜賊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遵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

遠 論語遠佞人 惡 又是故惡夫佞者 難任人 難拒也任佞也 友便

佞 便辟 巧媚 善柔 面柔 諂諛 佞倖 取

媚 苟容 增 皇甫巧媚 彙苑皇甫鎛賂吐突承璀為奥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裴度為朋黨不内其言鎛乃益以巧媚自固 盧杞奸邪 唐書德宗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清忠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 請視便

液 六帖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則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辨其奸邪 聞見錄王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往弔明允獨不往作辨奸論一篇以譏之 祝公之五經掃地 見前

注

朱浚以萬拜得名 姑蘇筆記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朱浚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 進珠冠而拜侍郎 經濟類編韓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下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于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睪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 獻大筆而趨節度 又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黃龍先試士開之疾旋瘳 又有一士人叅和士開疾值醫云王傷寒極重他藥無効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士人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須疑請為王先嘗之

一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為强服遂得愈

青蠅何來同僚之色頓失　又元稹為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穆宗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歌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稹歌詩百餘篇穆宗問稹安在對曰今為散郎以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閤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于此同僚皆為失色衡自若

剪紙帖巾內史作高麗之舞　又武后以神都留守楊再思為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兄也嘗名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

鳴雞吠犬侍郎學田舍之聲　又韓侂胄嘗與賓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眞田舍間氣象但少雞鳴犬吠耳俄聞犬嘷叢薄視之乃侍郎趙師睪也侂胄大笑聞者鄙之

惡一 朋黨附

原不悛 相濟長惡不悛同惡相濟 不可長 不可掩惡不可長惡積不可掩

如火燎原 如農去草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乎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必絶其根本勿使能植

小惡無傷 復惡已甚小人以小惡為無傷 復惡已甚高伯其為戮乎

人之無良 民之多僻

聚慝 起穢 癉惡彰善癉惡癉去也

樂禍 佗傷 內惡

自梟 腥聞 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 坐於塗炭

孟子 見如探湯論語 記碑 書竹天寶遺事盧奐累任大郡凡治奸惡既斷

罪又書所犯刻石于其門時謂記惡碑東漢隗囂傳越楚之竹不足以書其惡

貙虎不食　詩

鷹鸇之逐　左傳鄭然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惡疾其始　聞若已讐　穀梁曰君子惡惡疾其始柳文曰聞惡若已仇

罄竹　決波　隋恭紀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原朋黨邪朋　讐黨　朋黨使正不正有黨必有讐言妄人無黨

不比不周　相求相合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同惡相求同求相合

增比匪　易

朋仇　書朋家作仇脅權相滅

南北部　四十年　漢桓時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進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唐穆宗時李德裕宗閔

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四聰　八達 魏明紀諸葛誕鄧颺等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

惡二 朋黨附

增惡惡如巷伯　聲於天下 柳文辯侵伐論聲其惡于天下　諱於君親 孔子曰臣子不可以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　葅筋醢骨　抽舌探肝 南史侯景傳　不去不止 通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　無見無聞 呂氏春秋目見所惡不如無見耳聞所惡不如無聞　同惡 左傳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元惡 東漢孔融傳曰招呼元惡以自營衛　摘抉以揚 西漢孫寶傳欲摘抉以揚我惡謂挑發之也　蔽美

而稱楚辭好蔽美而稱惡　增朋黨相引以勢　相導以利史記[illegible]者

傳　黨同伐異共相標榜　激揚名聲互相題拂東漢黨錮

傳　牢石之黨漢書佞倖傳石顯與牢梁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　與

捐之獄西漢捐之傳賈捐之復短石顯楊興曰上信用之令欲進但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與興共為薦顯奏又自為薦興奏石顯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　王李之黨紀纂淵海順帝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大抵叔文依伾伾依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　覿抃

之門經濟類編宋孝宗時曾覿王抃甘昇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陳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

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 皆有盛名東坡書樂毅論後云夏侯元與何晏等皆有盛名晏目元以易之所謂深者而元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安在乎羣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

不堪同傳經濟類編梁成大與莫澤李知孝皆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尤心術儉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廡導賓客覬之欲其効尤雖知孝亦鄙其為人至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卒為朕死天下恱之

争一不争附

原獄繁 律止争鬭之獄繁 律者所以定分而止争也 無恥 不争勝而無恥 在醜夷不争 先王懼 司虣禁叔向曰先王議事以制不注醜衆也夷齊也

為刑辟懼有爭心司
虣禁出入相凌犯者

增虎鬬　龍爭

東觀漢記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潁川捕得寇恂戮之于市復以為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曰昔相如屈于廉頗者為國也乃勅戚具恂出迎于道稱疾還賈復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去恂以狀上聞上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側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　史記彭越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起諸少年謂豪傑相立叛秦仲可效之越曰二龍方爭且待之也

卑梁女　漚麻池

呂氏春秋楚之邊邑名曰卑梁其處女爭桑于境上戲而傷卑梁之女卑梁人以讓吳人吳人應不恭怒而殺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于是吳楚大爭　石勒別傳勒微時與邑人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輕勒與爭漚麻池共相打撲手有勝負

狗鬬　鳥鳴

風俗通俗說二人共漯手令人爭鬬如無

興器當共滌者祝曰人相愛狗相齧言狗鬬時洒之以水便自解也　桓子新論余前為典樂大夫有烏鳴于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為憂懼後余與典樂謝侯爭鬬俱坐免去

魏延舉刃　薛宣斷縑

資襌別傳魏延與楊儀並坐爭論延或舉刃向儀儀涕泣橫流襌常入坐其間諫喻分別　風俗通臨淮有一人持一疋縑到市欲賣道遇雨披戴後人求共庇蔭因與一頭雨霽當別因共爭各云我縑詣府自言丞相薛宣呼騎吏中斷縑各與半後人濫受因前撮之縑主稱怨宣然後責之具服

原不争

漢書伏湛世傳經學清淨無競東州號伏不鬬　衛玠字叔寶

清淨無競　喜慍不見

常云人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不見喜慍之容

增卓茂解馬　相如引車

卓茂事孔光嘗出行有人認其馬　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

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得亡者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紀纂淵海藺相如位列廉頗右頗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每朝時稱病不與頗同列已而出望見頗引車避匿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獨畏將軍哉顧秦不敢加兵者以吾兩人也兩虎共鬬勢不俱生矣

陳重市袴　不疑買金

又陳重在郎舍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同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説市袴以償之後歸寧者歸以袴還主其事乃顯　又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來歸金而前亡金者大慚

曹萌受豕　劉寬歸牛

又曹萌字元偉以仁厚稱隣人有亡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主大慚送所認豕謝萌萌笑而受之　又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寛車中認之寛無所言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叩頭謝之寛曰

物有相類事容脫誤

辛勞見歸何謝為

爭二 不爭附

原事末 范蠡曰爭者事之末禮 人患 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違言 鄭息有違言

惡聲 一至必反之 錐刀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血氣 晏子曰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 嘖有煩言 狠無求勝 情因利動 忿則爭興

讓為義所 爭乃患先 憑貪惏以肆心 恃強暴而逞力 增爭帝 列子昔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觸不周之山崩折天柱絕地維 爭年 韓子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曰吾與堯同年一曰吾與黃帝兄同年訟此不決以後息為勝 原

不爭善勝不爭而善勝　自勝　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讓利見利而讓義也　致讓　法爭　柔勝剛　弱勝彊　讓為禮出　爭為禍門　强在守柔　勝由不競　禮無求勝　道貴不爭　惡言不出於口　忿言不及其身　增由是無爭會稽典録夏香字曼卿門側有大井上有瓦盆里中兒童各競飲牛爭水共鬬香豫為汲多置盆器由是無爭　不復相鬬東觀漢記管寧所居屯落會有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汲相鬬寧患之乃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各自責不復相鬬　觀其形勢嵇康太師箴曰若會酒坐見人爭語觀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捨去此鬬之兆也　退思戒辭郭璞易洞林曰殷洪

喬令吾作卦得大壯之夬語之云慎勿與許姓者共事田作也殷還家先與許姓共田田熟有所争此人舉杖欲撞之喬退思戒辭謹謝乃得休

詬駡一 訴辯附

原惡聲 善詈 莊子惡聲隨之詩覆背善詈 語侵 言悖 灌夫以語侵田蚡 言悖而出亦悖而入

褊心 碁口 增訾大臣 似婦女 唐書韋雲起為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訾大臣毁朝政所言不情貶司直 又髙仙芝代靈詧為四鎮節度使副都護程千里等皆嘗譖仙芝於靈詧者既視事呼千里嫚駡曰公面雖男兒而心似婦女何邪 退無

餘訾 人都不憾 劉子翼常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彙苑李百藥曰子翼駡人人都不憾

訴辯棠舍　王庭甘棠名伯所舍聽訟之所傳坐獄王庭對事也　逢怒

歸思詩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魏志杜畿為河東守崇寬惠人相訟為陳大義令歸思之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自是少有詞訟

詬罵二訴辯附

原辞語漢書薄言辞語　慢罵　怨詈書小人怨汝詈汝　怒詈禮怒不至詈

毀瓶詬之衛孫蒯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人詬之曰爾父為厲云云　失弓而罵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　增詈汝　歸逋易經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

嫚罵光弼唐書史思明使驍將劉龍仙以五十騎挑戰以右足加于馬鬣上嫚罵光弼

大罵仁義（五代史安仁義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義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 原訴辯 慮訴（慮受之訴不行焉） 禮決（分爭辯訟非禮勿決） 掇患（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褫錫（易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注云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褫之者三） 違行（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注明則無訟） 不克（易不克訟） 速獄（詩何以速我獄） 訟興執競 訟窒（易訟有孚窒惕中吉注訟不可終必見塞而懼中道而止乃吉也） 契之不明訟由所興 質厥成（虞芮質厥成） 受我辭（朱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 合要舉契（左傳晉使王叔與伯魚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就直助彊人謂子產 兩劑禁訟（周禮以兩劑禁人訟） 萬錢移書（薛宣字貢君為宰相相府

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薛宣之故事　辨而不德必加於𢇁　退而無怨陳實字仲弓為太丘長人有爭訟曉譬曲直而退無怨也　發言盈庭　煩言對簿

讒謗一

原青蠅　貝錦詩營營青蠅止於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刺幽王也　掩鼻　掇蜂鄭袖之計　尹吉甫妻譖子伯奇　鑠金　投杼衆口鑠金積毁銷骨讒言至三慈母投杼曾參之母　萋菲　浸潤詩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論語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增搖脣　鼓舌莊子盜跖扁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

腹誹　心謗　史記灌夫傳曰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

每一出令　然三遺矢　史記上官大夫讒屈平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出令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平　又趙王思復用廉頗而頗亦思復用于趙王使使者視頗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歸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巳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名

衆女妒　羣兒愚　古詩二桃殺三士詎假劍如霜衆女妒蛾眉雙花竟春芳　韓愈詩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謗傷

衆口鑠金　三言成虎　鄒陽傳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彙苑魏龐恭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中有虎信之乎曰否二人言信之乎曰寡人疑矣三人言信之乎曰信之矣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

邯鄲遠于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

讒謗二

原采苓刺讒也晉獻公好聽讒　采葛懼讒也　蝎譖國語蝎木蠹謂從中起

媒孽其短　世亂讒勝　主蠹史讒臣在中主人蠹也　胥動胥動以浮

言乃止予常敎費無極謗言乃止　可畏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胡得人之為言

胡得噂沓背憎　背憎　內讒抓突謂申生曰雖盡外敵猶有內讒　弘多讒慝

弘多魯不堪晉　並進讒諂並進　以速官謗　孔甘盜言孔甘　亂階職為

亂階　讒口讒慝之口　流言聞流言而不信　敗言為讒　屏耳目無費

極楚之讒人也屏楚王之耳目使不明也

投豺虎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中山之謗 史甘茂曰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樂羊反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也

薏苡之謗 漢書馬援從南方歸載薏苡及援死得罪人皆譖言前所載者皆明珠文犀

去以人毀 史記上名季布至無所受令歸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名臣以一人毀去臣云云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名君

愛以自危 智者除讒以自安子常愛讒以自危子常囊瓦字

執朴分謗 左傳宋築城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皇國父也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也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抶其不勉者乃止傳言子罕能分謗也

狗因分謗 又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救之至則已斬矣郤子使速以狗曰吾以為分謗也

讒說殄行 讒言能絕君子之行

偽言惑志

緝緝翩翩

謀欲譖人 捷捷幡幡 謀欲譖言 服讒 蒐慝 厚誣 靖譖

掩謗 興謗 小人在側 君子信讒 惑蠱君臣

交亂謗國 驕人好好 吠犬狺狺 巧言如簧

讒諛得志 小人在位讒口囂囂 君子退身憂心悄悄

增建德信讒 唐書曰竇建德帳下大將王伏寶功略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死大聲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言自刈左右手乎

唐次辨謗 彙苑竇參數薦唐次及參敗出次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臯鎮蜀表為副使德宗諭臯罷之次身在遠方久抑不得申以為古忠臣賢士罹殘毀放斥至殺其身君且不寤者因采集其事為辨謗略三篇上之

勿令害之 唐太

宗貞觀二十三年帝疾甚翌日與褚遂良曰我有天下皆長孫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不願知也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譖卿者欲知之乎仁傑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也

白璧衆求瑕　素絲易成污韋應物詩

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　方困蒺藜尚彎弓而未已彙苑楊文億公為執政者所忌言事者攻之不已公謝啓云云

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　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　巷伯有豺獸之慨　蘇公興飄風之刺紀纂淵海

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　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云笞婦翁劉賓客傷讒論

黜辱一

原食莝豆　在泥塗　范雎大具請賓客使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使黥徒夾而馬飼之絳老辱在泥塗　為榮　知足　史呂起困辱為榮老子知足不辱　增相此癡物　辱無撓辭　唐書有假驢夫於盧程者帖興唐府給之府吏啓以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壻也詣程詬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案決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圜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　唐紀蔡廷玉勸朱泚入朝泚怒縛廷玉辱之無撓辭泚不忍殺因歲餘出之謂曰汝亦悔乎廷玉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

黜辱二

原出胯下韓信被淮陰少年辱之俛而出之胯下　盟城下城下之盟恥辱之事

激之史記蘇秦貴達張儀詣之秦坐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曰張君吾才不及而未達故恥辱以激之儀大恨乃之秦蘇秦密使人持金濟窮困不使言之儀達方知曰為我謝蘇君　靳之左傳宋萬為魯獲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我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萬疾之遂殺公注戲而相愧曰靳　南宮長

大辱辱莫大焉　多辱莊子壽則多辱　廷辱　恥辱　增貽駭省吏唐書令狐綯薦裴坦為知制誥而裴休堅持不可坦但得為舍人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焉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駭以為唐興無有此辱人為坦羞之　凌辱行周五代史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

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慕容彥超為副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

威虐一

原播毒 罹凶 書播戎毒于遠邇注戎大也 罹其凶害 俗弊 政荒 政暴 刑肅俗弊民散 增廁中人彘 盤上宮裝 史記呂太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曰人彘 崔鴻十六國春秋云石虎裴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于盤上傳首示之 思綰吞膽 盜跖膾肝 通鑑趙思綰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可以無敵 莊子盜跖膾人肝而餔之 五年徙 三升丈 宋書宋越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元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遂王元謨元謨尚可宋越殺我

隋崔恒度性嚴酷時有屈突盖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升醋不見崔恒度寧炙三升艾不逢屈突盖

威虐二

原糾暴周禮以國刑糾暴　報虐報虐以威注言誅其虐　土芥唯戮是聞以人為土芥　塗炭生靈　滅德作威　依勢作威　疵國忍人疵國　賊賢害人　樂殺是樂殺人　暴內內國中刑也　北風刺虐也注衛國並為威虐　猛虎苛政猛於虎　殘害殘害於爾百姓　數虐數虐於百姓　戮不辜庶戮之不辜　尅厥愛威　暴政　淫刑　結怨於人　將戕於予　謂暴無傷　其虐滋甚　剥喪元良　賊

虐諫輔　殺戮無辜　亂罰無罪　怨毒之氣　懊烈之聲　虐使其民　增用法益刻通鑑張湯趙禹共定諸律令用法益刻　任勢立威又翟方進以經術進其為吏任勢立威峻文深詆中傷者多　焚炙忠良　刳剔孕婦　斮脛剖心書　剥面鑿眼吳志孫皓剥人之面鑿人之眼

妖訛一

原亂常　辨惑速戾納邪知防執禁　人所忌　國有恐人之所忌氣燄以取之國時有恐以妖訛相驚　增猰母鬼　金頭王五行志咸通十四年秋成通

都訛言有猨母鬼夜入人家民皆恐夜則聚坐或曰其家見鬼眼晃然如燈𦦨民益恐愳　彙苑李匡威留深州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　牲牢受獻　蛇虎導軍　彙苑董昌託神以詭衆始立生祠刳香木為軀內金玉紈素為肺腑冕而坐妻媵侍別帳百倡鼓吹于前屬兵列護于門所屬州縣為土馬獻祠下列牲牢祈請或紿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享我者我心醉　又薛季昶擢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為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威震北方

妖訛二

原造言之刑　亂民之刑　周禮八刑糾萬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注造言

造作訛言惑衆也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 譸張為幻譸張作詐以為幻惑 熒
惑於人言經營惑亂 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 咎將
誰執 動以浮言而胥動以浮言恐沉於衆 衆寧不惑 執左道
以亂政左道巫蠱 假鬼神以疑衆時日卜筮疑衆殺 惑蠱 虛
偽 驚俗 變風 他能 自咎 无妄 憑虛 宜
遵國禁 俾無世迷 崇飾訛言 肆行幻術 去邪
勿疑 除惡務本 既叶前言 則非左道 姦之大
者 法可逃乎 行非正法 思豈無邪 不得中行

寧非左道　政先去惑　人貴知常　思匪無邪

動必有悔　謀則不臧　言非無罪　辭雖徵於捕影

罪難逭於麗刑　苟於衆而可疑　雖非妖而必禁

左道雖則非妖　於人且為無益　偽言難信何必

徵辭　聾俗易驚宜所知禁　去邪除惡宜絶本根

作偽飾辭勿聽枝葉　增妄言惑衆彚苑崔義元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貞自言仙去與鄉隣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妄言碩貞自天還化為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熒惑

訛言興兵又開元末海内無事訛言兵興衣冠潛為避世計

咒詛一

原有損　何益　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其善祝豈勝億兆人之詛者　鄭莊公使卒出猳行出雞犬以詛射頴考叔者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口咒　國詛　厥口咒詛言怨上也　子罕曰宋國區區有詛有咒亂之本也　詛爾

咒我　詩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曰愛我者惟咒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咒詛二

原夫婦皆詛傳　億兆之詛見上

叛亂一

原從凶 聞織惠迪吉從逆凶織惡彰聞 戎毒 大憝注戎大也憝亦惡 渠魁 巨猾賊帥也 吠堯 干國史記夫跖之犬可使吠堯非不仁犬吠非其主也干國之紀 稱亂 阻兵稱舉也阻兵安忍

叛亂二

原無君有無君之心 不臣臣而不臣 逸德天吏逸德烈於猛火 反德人反德為亂 俶擾俶始也擾亂也 獨亂文子曰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 無育元兇 自厎自厎不類類善也 禍心包藏禍心 亂心 天下所惡

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 神之所惡 有臣不順神之所惡 諸侯之亂 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皆諸侯之亂者 社稷之患 不式王命 不師天常 以亂天常 甚間王室 甚毒也 剥亂天下 反易天明 侵敗王略 不臣也 侵弄凶器 毒痡生民 毒流天下 腥聞於上 脅君亂國 壞法亂紀 賊臣聞釁 姦臣竊命

寇賊一 剪伐 刧質附

原聚萑蒲 好草竊 傳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蒲之澤子太叔興兵以攻之 書殷人好草

竊奸宄草竊於草野中竊盜也

名娥　號米　後漢黄巾賊亦名娥賊又張陵造作符書受其道者出五斗米謂之米賊

蜂蠆　鼠狗　蜂蠆之毒鼠竊狗盜

黄巾　緑林　並賊名

增白騎　赭衣　彙苑賊名黑山賊統白騎賈山至言赭衣半道羣盜滿山

無賴　難當　好賊　上將　隋唐嘉話英公自言我年十三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所不快者殺十七八為好賊上陣乃殺二十為大將使兵以殺人也

麕駭　雉伏　彙苑泰宗權進破東都圍陝州自闕中薄青齊南緣荆郢北亘衛滑皆麕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烟

原剪伐汚宮　封觀　禮曰臣弒君子弒父凡在官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瀦焉有常無赦既殄元兇乃封京觀

仗威　用重　仗黄鉞之威刑亂國用

重典 **舌擊 氣吞** 晉朱伺議拒賊計楊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將軍以舌擊賊朱伺惟以力耳氣吞逆賊

增躬詣賊營 道無寇跡 廣陵賊張嬰寇亂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大將軍梁冀惡張綱奏綱為廣陵太守欲因事中之綱單車躬詣賊營賊見綱誠信皆降焉 彙苑田仁會遷勝州都督境有夙賊依山剽掠行人仁會發騎捕格悉以平之由是城門夜開而道無寇跡矣

原刼質執大將 刼少子 魏夏侯惇字元讓與呂布戰布將偽降因共執惇責以寶貨惇將韓浩乃勒兵營門遂詣惇所叱持刼者曰汝執刼大將復望生邪吾受詔討汝寧以一將軍縱爾乎因泣謂惇曰奈國法何但名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怖斬之惇亦免 後漢喬元字公祖遷太尉以疾罷就醫里舍元小子十歲獨遊門次有三人持杖刼之入舍登樓求貨元與司隸圍守恐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

呼曰姦人無狀豈以一子之命以縱國賊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請劫質者不得贖以財寶以開長姦之路自此遂絶

寇賊二 剪伐 要君 劫質附

原攻劫 書寇賊姦宄注攻劫曰寇殺人曰賊 寇攘 書凡人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攘奪也言殺人以求貨 完聚 發賊完聚 保聚 感悔 漢書姜肱兄弟為盜掠奪衣物郡中怪問終不言盜賊感悔就肱舍叩頭乞還所掠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自新 改行自新

白頭賊 陶侃擊杜弢將王貢侃遥謂曰卿本佳人何為隨弢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遂降 赤眉賊 薦食上國 傳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 探丸長安 漢書尹賞

字子心守長安令閭里少年殺吏受財報讎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剽刼

壯朱暉志 後漢書朱暉與家屬遇盜時年十三拔劍向前曰財物可得諸母不可得今日朱暉死無避賊壯其志遂捨之

還戴封物 戴封字平仲遇盜悉被掠奪唯餘七縑賊不知處追以與之賊曰賢人也遂盡還之

狃於姦宄 罔不寇賊 書 鴟義姦宄 欲攘矯虔 彊者脅弱 眾者暴寡 在外為姦 人多相掠

增毒卉 文選諭亂賊也 致寇 易負且乘致寇至

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 賈誼過秦論 白波起兵 黃巾餘黨郭太起於河西白波谷因號白波賊

黃巢僭號 通鑑黃巢募眾數千以應王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天下

震動即僭位號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黄明黄當代唐明年李克用破巢於渭南追巢敗之

父老請穫麥 家語宓子賤為單父宰齊攻魯父老請曰麥熟請放民皆使出穫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

赤子盜弄兵 通鑑漢宣帝時渤海多盜舉龔遂為太守對曰海瀕不沾聖化民多饑寒而吏不恤使赤子盜弄陛下兵於潢池耳

剪伐帝壯其志 唐書龎勛叛自桂管北還所過剽略崔鉉聞之大募兵屯江湘邀賊歸路賊懼吏踰嶺自淮而北帝壯其志

賊避其鋒 彙苑崔光遠為京兆尹會賊黨剽略涇陽椎牛呼飲光遠知之率兵夜趨其所鼓譟而進賊醉不能敵斬其徒二千得馬千數俘一酋長以獻自是賊常避其鋒

自記平賊 唐書貞元時裴肅為浙東觀察使羣賊為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擒之自記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

奉詔

討賊 又德宗初湖南峒賊王國良驚剽州縣不可制詔闕播宣緝播且言奉詔討賊有如不受命臣請發州兵剪定之帝曰善

克殄大盜 又李晟因帝至自梁乃以戎服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曰克殄大盜廟朝安復

盡得所亡 彙苑張萬福攝舒廬壽三州團練使時送租賦至潁為盜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悉擒之盡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

屈突持重 隋朝政亂賊盜蜂起士無鬭志屈突通每戰必持重亦有小勝

崔鄾追躡 彙苑崔鄾改岳鄂等觀察使岳鄂常苦兵盜賊顯行鄾修治鎧仗馳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平

干誅 干先王之誅

致誅 天人致誅

式遏 詩式遏寇虐

能辦 蜀費禕禦魏軍來敏請禕圍碁竟日無倦敏曰試君耳必能辦賊

無遺育 書其有顛越不恭則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

注易種謂生種類也　必自斃傳多行不義必自斃　殲渠魁書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胤征羲和之辭　誅盈貫書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遏亂略誥誅暴慢以遏亂略　取凶殘取彼凶殘　災厥身以災於厥身　延平人蚩尤作亂延於平人注言延及平善之人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無俾易種詳上

乘王怒　行天罰　咎既自貽　罪亦盈貫　棄屍京觀　懸首藁街　敢逃刑命　肆諸市朝　將出凶於梟獍　宜致伐於鯨鯢　無縱滋蔓之草　以奔漏網之鯨　既不化於皇風　宜致誅於赤族　既包無君

之心　難赦不赦之罪　當正無赦之刑　以懲莫大之罪　庶自及於迷途　難加誅於比屋　宜絕惡於根本　難聽辭於枝葉　啓滅有扈而夏功昭　成克商奄而周道著　要君求後於魯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以防邑要君　投璧於河　左傳子犯投璧於河文公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無君　又君子謂宋華督有無君之心　違君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利祿人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劫質出母示苞　後漢書趙苞字威豪為遼西守遣吏迎母及妻子臨到為鮮卑寇鈔劫載之以擊羣賊出母示苞苞涕泣謂母曰昔為母子今為王臣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母

又曰昔王陵云云爾其以勉苞即破賊母妻皆死苞殯葬靈帝策第封侯既而曰食祿避難非忠殺母全義非孝將何面目立天下遂歐血而死

使書報彤 漢書邳彤字偉君從征伐王郎所置信都守捕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報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滅族彤泣報曰事君不得顧家會郎敗家屬得免

執忠妻子 後漢李忠進圍鉅鹿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開城內郎衆執大守及忠母妻子而令親屬招忠時寵弟從為校尉忠殺之諸將曰家屬在人手殺其弟何也忠曰縱賊不誅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家屬亦全

執奮妻子 後漢書孔奮字君魚為武都丞賊魏茂等攻郡守奮追急乃執奮妻子奮五十惟有二子終不顧遂擒賊妻子亦死世祖褒美之

執宿衛臣 漢書趙廣漢為京兆尹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使人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

愕出户叩頭廣漢使獄吏厚遇之

竊盜一

疑枉 賞用 捕捉 犇伏 掩藏附

原盜有道 殺無罪 盜亦有道也跖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先入勇也後出義也知可否智也均分仁也 周禮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若今無故入人家牽引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

憎主人 待暴客 盜憎主人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相翔 多有 秋官野廬氏掌賓客至有相翔者則誅之注云相翔猶猖佯觀伺將為盜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充斥 公行 言多也盜賊公行

增作詩贈賊 以信待人 詩話

李涉過九江皖口遇盜豪首問是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

一篇足矣涉贈一絶曰風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多廻避世上于今半是君賊喜曰確言也　彙苑呂元膺釋囚歸之而戒還期吏曰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違我如期而至由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原疑　枉盜璧　疑金　楚相亡璧疑張儀笞數百不服　直不疑為郎同舍郎失金意不疑盜金不疑買金償之後知非亡金者大慙

拾塵　持袴　顏回炊有炲煤入飯中回乃拾之孔子疑之　陳重景公同舍郎告歸誤持鄰舍郎袴去主疑重終不申說市袴還之後歸者持袴還主事乃顯然

君子防　宋人疑　古詩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宋史人有天雨壞墻其子曰不能築將有盜其鄰人父亦言之後果大失財物其子乃疑鄰人父盜之

賞用　賞不竊　與定交　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戴若思不拘操行行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揮其

徒掠之登岸據胡牀坐指揮機遥謂曰卿才美如此何作刧邪若思流涕投劍謝罪機遂與定交

捕捉赭衣　緣綖　漢書張敞為京兆尹長安多盜敞求得酋長數人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酋長乃以赭汚小偷衣令吏捕之　後漢書虞詡字升卿為朝歌長賊數千屯聚詡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綖緣其裾為識有出市者輒擒

鳴鼓　察眉　張敞為京兆尹枹鼓稀鳴枹鼓追盜鼓也　郤雍能視盜察眉知之千無一遺文子曰雍必不得其死俄而羣盜殺雍

越逐　誤收　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晉周訪字士達時有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千人皆走而歸于帝帝不罪之

盡執　先知　書庶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注擒姦追亡　焦贛字延壽補小黃令以伺候先知姦罪盜不得發

緩追　竭作　穀梁傳緩追逸賊唯田與追胥竭作盡

室行也

犇伏逃犇

伏隱晉以士會將中軍於是晉國之盜奔於秦　傳盜賊伏隱

不為無有使民不為盜　絕巧棄智盜賊無有

掩藏沈命變名漢王溫舒等酷虐而人輕犯法盜賊滋起以是沈命皆藏匿命逃亡也　晉高陽王睦招誘逋亡變姓名者七百餘戶貶為縣侯

隱死藏亡百家之邑可以隱死　湖陽公主謂世祖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門

竊盜二

原竊財竊人之財猶謂之盜

竊賄為盜

小人勇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小人約小人貧斯約約斯盜也

揭篋擔囊莊子將為揭篋擔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

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知也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　踰垣穿宇　齊之國氏大富宋氏向氏大貧請其術國氏曰吾善為盜向氏聞為盜之言不諭為盜之意遂踰垣穿宇手足所及無不探取俄而已獲贓罪沒先人之産國氏曰噫為盜盜之道天有時地有利雲雨滂潤山澤

竊藏以逃　傳晉侯之豎頭須竊藏以逃　入界不殺　曹褒為圍令以禮化民有他盜五人入圍界捕之太守馬嚴促殺之褒曰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皋陶不為盜制死刑罪不殺嚴奏褒懦弱遂免　外盜吾盜　臧武仲謂季孫曰名外盜禮馬何以止吾盜　大盜小盜官

貪冒之人　莊子　穿窬之盜　將寘力焉　既貪財以肆心乃行險以寘念　蓄行險之心窮斯濫矣　遇慢藏之

禍獲則取之　增慢藏誨盗易　草竊爲奸彚苑殷人好草竊言草野竊盗以爲奸也

盗不進　又時有盗夜刼竇建德之家建德立户下窺盗入擊殺三人餘盗不敢進請其死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盗投繩建德乃自縻使盗曳出躍起提刀又復殺數人

我來也　西湖志昔杭城有一猾賊每盗人家物去必用粉書其門曰我來也一至其所患之者多官府莫能論捕一日忽于偵卒獲之下獄賊在獄久厚結納獄卒每教獄卒某處埋有金寶若干卒如其言果獲遂將金市酒肉與之酣飲語之曰今夕少寛昏時與子出獄五鼔便歸決不相累卒聞言愕然但受其賍不當阻也只得寛縱之遂踰墻而出徧城復被盗其門各書曰我來也至五鼔果回獄中卒見賊歸大喜賊曰吾生矣明日有司以聞刺史曰我來也尚在何將此人抵死遂加以犯夜之罪釋之以是知猾賊之智之狡也　原彝

伏不閉戸大道之行外戸不閉注謂無盜也　不拾遺子産相鄭路不拾遺　萑蒲久静　桴鼓不鳴　四封而詰　十里以違　不歸死於司敗　宜勿佚於追胥　頃因魯賞庶其暫成充斥　旋見晉用士會終致奔逃　掩藏淵藪逋逃主萃淵藪　橐槖廣川王國多盜張敞以耳目發起賊名區處王姬及同族劉調等通為橐槖注容止盜賊若橐槖盛物　亡抵後漢書張儉逃亡抵孔融凡褒褒不在融舍之州郡并收褒融二子争死竟坐褒罪　賴用傳毁則為賊掩盜為藏賴姦之用有常無赦　荒閱文王之法有亡荒閱閱蒐也荒大也　亡逃罪　無留傳云盜有所在無留慝　惠姦疾惡　隱賊少皥氏有不才而隱者

子掩義隱賊 隱慝慝惡也 蒐慝藏惡 隱器楚文王作僕區之法
好行凶惡

曰盜所隱器 竄身 四封詰季孫謂臧武仲曰我有
與盜同罪 四封而詰盜何故不可

一飯坐漢詔捕辛興興與鮑宣女壻許紺俱
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 庇人

取地傳庇其賊人而取其地 摘伏舍慝季布 濟難 長寇 私

匿 獲全 甲非歸死 乙則保奸 惡旣相濟 罪

亦惟均 入懷之鳥 漏網之鯨 救難雖容於投足

疾惡終昧於剛腸 季布獲全於朱家 元節匿死

於孔氏 窮猿奔林遇者則止 走鹿赴險急何能擇

救其患難誠為好仁　匿乃姦回則非嫉惡　疑枉妄意元帝引宰相御史條責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人　猜禍王温舒為中尉名猜禍吏與從事注吏好猜疑作禍害者任之　厚誣　溥訴　狗盗　狐疑　爪李可疑　淄澠難别　似是而非　研覈是非　賞用取盗管仲遇盗取二人馬上以為公臣曰所與游辟也　賞盗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從者魯多盗季孫謂臧武仲曰盍詰盗對曰不可詰也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盗何故不可武仲曰子召外盗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盗庶其竊邑以來子以姬氏妻之其次皁隷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盗也　遺布二疋後漢書陳實字仲弓為太丘長有盗入其家伏而去之其或難焉

梁上實覺之名諸子戒之曰不善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梁上君子是也盜聞自投伏罪實曰君貌非惡人當貧耳遺布二疋而遺之

遺布一端 魏志王烈字彥方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無令王彥方知烈聞遺布一端以激之後有遺劍於路有一人守之以待主乃盜牛者

請敦理道 無啓倖門 既捨而罪 乃升諸公 唯善所在 雖盜何傷 惟賢是求 雖盜必舉 稟瑕錄用 補過責功 行其權道 開以倖門 寇所由興 法不可禁 若容巳露之姦 恐誘將來之盜 作姦者如可舉 為善者無乃疑 所宜權以救世 不可垂以訓

人　若貸前定之法　是誘後來之姦　閒仲弓之誠子亦既自新　遇管氏之知人由斯入用　見小善而必求才難苟得　踰大防而不禁敞將若何　人之縱欲大為防而猶踰　法以止姦小不忍而恐亂　晝伏夜動始見穿窬之心　令是昨非旋聞砥礪之節　捕捉設三科後漢書虞詡設三科募壯士攻刼為上殺人偷盜為次不事家業為下恕其罪使入賊誘令刼掠以伏兵待之　比三輔漢書張敞請治劇郡吏追捕有功者願比三輔尤異以勸善上許之　發主名又張敞為刺史以耳目發起盜賊主名區處　怒殺盜後漢書張酺為東都

吏有殺盗者酬按之以為長吏受贓從不至死而盗徒皆饑寒何窮其法乎　如追逃 逐寇如追逃　比追胥 周禮以比追胥注追逐寇也胥司捕寇者　把重罪 王溫舒為廣都尉擇敢往吏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盗即有廻避夷之　執有罪 執其有罪　延耆老致寇 定襄大姓殺吏拜班伯為太守乃延耆老日為供具耆老知酋豪懷恩醉酒具言盗賊亡匿處乃分部收捕旬日盡得之　募壯士誘賊　出柙之兕　漏網之鯨

雜盗一

原東陽　西鄙 國語子木曰晉東陽之盗使殺椒舉也傳欒盈過周之西鄙掠之注云刼財物　狐裘　駿馬 孟嘗君有能狗盗入秦宮藏內盗狐白裘獻秦后遂免難　秦穆公有駿也

馬為盜殺食之公曰吾聞食駿馬內不飲酒必死遂賜羣盜酒飲

侃柳 恭禾

晉陶侃字士行為荆州牧性聰敏尉夏施盜官柳種于已門侃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之施惶懼謝罪

讓竊馬

淳于恭字孟孫家有山田果樹有偷恭禾者恭見恐其愧遂伏草中盜去乃起去

證攘羊

孔嵩被竊馬賊自讓曰孔嵩善士豈宜盜竊遂送馬謝之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光火 增

盜慙

馬元常徙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盜夜掠人家晝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請罪

彙苑張允濟仕隋為武陽令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蒔葱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

雜盜二

原斫樹范喬字伯孫臘夕邑人斫其樹人告喬佯不聞邑人愧而歸喬諭之曰節日取柴與父母歡娛何愧之有

刈稻孫晷字文度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晷見而避之去后乃自刈送之鄉里感愧莫敢侵犯

踰垣書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

登廚語林曰王子敬卧齋中偷人取物卧不動偷復登廚子敬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羣盜驚走

池魚世說王承為東海小吏盜池魚獲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何足惜乃釋之

園瓜桑虞字子深以至孝稱園中瓜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多棘恐刺盜者使奴開道偷乃負瓜出知虞除之乃送所盜瓜請罪仍以與之

不死藥姮娥竊羿不死藥食之飛入月中

強弩弦春秋決獄曰甲為武庫卒盜強弩弦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門闌入者髡重武備責精兵也弩蘗機郭弦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棄市乎曰雖與弩異處不得絃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與無鏃同律曰此邊鄙兵所贓直百錢者當坐棄市

一呼俱殞晉蔡裔聲如雷震有二盜入其室裔撫牀一呼二盜俱殞

百錢當坐詳上

揭賈入司兵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於司兵

失布由令尹楚江乙母失布以盜由令尹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六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録監生臣周克鵬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六

釋教部一 釋教 經

釋教一

增前漢書曰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顔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原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黄金色帝於是遣

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國中圖畫形像焉　增又曰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濶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于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晉書曰後趙百姓以佛圖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

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等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　梁書曰高祖專尚釋氏遠近成風無不事佛　又曰郭祖深上封事曰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事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業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惰本勤末置近効遠也時帝大弘釋

典将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以為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濃沃所在郡縣不可勝道又僧尼皆不入籍貫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蠹俗傷法實由于此恐将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

南史曰天竺諸國皆事佛道自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務為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教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為重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象者悉詣

臺自閧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先是晉世庚氷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元復述其議並不果行宋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詔可　北史魏傳曰客問三教優劣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止　通鑑隋紀曰隋初民閒佛書多于五經數十百倍　唐書曰傅奕上書請除去釋教高祖付羣臣詳議太僕卿張巨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

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于事親終于奉上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　五代史云周世宗時中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帝曰吾聞佛說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使真身尚在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　桯史云司馬温公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聖人

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入于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

又云王荆公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絶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孟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黄梅曹溪馬祖無業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言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

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為佳

又曰孫莘老以書問懐璉宗教璉答曰妙道之意聖人

常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壊禮義亡然後竒言異

説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以第一義示人而始

末設為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以來醇

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

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

而嚴秋也及其獘而為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

不忍聞者於是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一也至其極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歲也道則一耳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終不聞道矣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昔常是者今葢非也士知其常是也因以為不可變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者道也然則孰正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為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聖人乎要當有聖人者起而救之自秦漢迄今千有餘

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爲立互相詆訾莊生所謂夏蟲其斯之謂歟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歎也

朱文公語録云後漢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雖好之然都不曉其說至晉宋間其教漸盛廣大自勝幻妄寂滅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遁道林皆義學當時文字亦只以老莊之說鋪張梁普通間達磨東來武帝惟從事因果尚不曉其說達磨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一切掃蕩不立文字不用苦行又翻出許多窠臼勦除

知解說出禪旨高妙於義學直指悟理而始者禍福報應之機深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　遼史云謝普爾布謝人事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理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

釋教二

原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道以成俗不殺伐　增晉書曰鳩摩羅什姚王以伎

女逼令受之乃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　原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跋摩遣使云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以味清淨周迴屈曲從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　又曰師子王國遣使奉獻詔答云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寫送　孔叢子云昔西域國苑中有柰樹生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為妃乃以苑地施佛為伽藍故曰王柰苑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祭斯國佛轉

法輪處在此國也　又曰須剌國有五百沙彌真人寺望晦日寺前有方青石天人來下石上　又曰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處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跡合有八跡月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迹竟便飛去浮圖講堂皆七寶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銀樹金花供養佛

又曰維那國去舍衛國五十由旬由旬者晉言四十里維摩詰家在城内基井尚存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静王之苗裔昔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暖水今有池尚一冷一暖　又曰鳩留佛姓迦葉生那訶維國　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祭國在迦維羅越南　又曰罽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道人及沙門到冬末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飯　又曰佛在拘私那竭

國般泥洹欲泥洹時自然有寶牀從地出有八萬四千國王爭将佛歸神妙天人曰佛應就此土那竭王乃作金棺𢰅檀車送喪佛積薪不燒自燃王将舍利歸宮八萬四千國興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用金升量舍利得八斛四㪷諸國各得還立浮圖　扶南記曰頓遜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崙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婆羅門千餘人頓遜人敬奉其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香有區撥摩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千車貨之𢯱

更香好　南州異物志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增涅槃經云降維衛國成道摩竭提說法波羅奈入滅拘尸那波羅奈即鹿野苑之境號最初說四諦處也　釋典云佛在祇樹給孤獨園　經律異相云須達多長者白佛言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惟有祇陀太子園廣八十頃林木欝茂可居白太子太子戲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長者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凡千三百區故曰祇樹給孤獨園　潛確類書世尊曾

在鹿野苑中為鹿王教主羣鹿無擾王造迦藍名雞園

昔有野火燒林林中有雉入水漬羽以救野火即雞頭

摩寺　西域記云四日照世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

龍猛北有童受或通宗乎衆典或别釋於一經分照乎

四方俱破於羣翳　伽藍記云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

履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水濺泥量之不定或

長或短佛淨嚼楊枝植地即生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

又云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

高山巃嵸危岫入雲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圖剥皮為紙折骨為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　又云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為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釋化為師子當路蹲坐遮嫚姑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　西溪叢語云佛時在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邪旬來詣佛所曰吾聞佛道厥義弘深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達衆聖中丕願開盲瞑釋其愚癡所事何師天尊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所謂八師者不殺不盜不淫不惡口不飲酒老病死　儒書雜記云人以大覺為歸世之迷人塵勞妄想而不悟雖生而喪其所以生矣此達者之所哀佛氏之所以有大悲之號也

原慧劒 戒珠 維摩經以智慧劒破煩惱賊 法華經精進修靜戒猶如護明珠 結社 搆園 遠公與十八賢結白蓮社 梁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甞遊匡山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搆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乃謂為離垢先生 楚王贖罪 梁帝捨身 楚王英信佛道請以縑贖罪詔報曰王好黄老之微言尚浮圖之法教有何嫌懼而贖其罪令還縑以助伊蒲饌注桒門之盛饌也 梁高祖崇信佛教於建業起同泰寺自以其身施同泰寺為奴朝廷共斂珍贖之有事佛精舍者輒加菩薩之號其上書皆云皇帝菩薩 度門覺路 慈雲 甘露 攝心 脫屣 執迷 回向 慧業 塵勞 拔有漏之身 超無量之劫 開善誘

之門　施方便之力　以戒律為教文　以禪定為真

守　拯苦海之沈溺　救火宅之焚燒　既無傷於國

經　且有補於王化　立三世之緣觀感流俗　設百

法之要誘掖浮生　增見性　忘心 要覽云禪者定慧之通稱明心達理

之趣也達磨觀此土機緣繁㲲乃曰不立文字者恐其

執文滯相也直指人心乃見性成佛者明其頓了無生

也　黃蘗示要論云一念離真皆為妄想一念計生死

即落諸魔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凡人皆逐境生心若

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則境空境空則妄滅若見善相

諸佛來迎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畏心

但自忘心同于

法界便得自在

真如

大覺 馬師云真如有變易豈不聞有善知識者能回

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賊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作大智若真如無變易是外道也唐僧懷素詩云醉裏得真如劉禹錫詩云心會真如不讀經真如謂禪理也　佛妙道上有元曰大覺曰妙覺又有五覺衆生覺聲聞覺三乘覺菩薩覺佛覺山堂肆考

超九劫　消三幡

初學記云始出四門終超九劫四門謂在家男女惡門大慚愧門勞力門迴向門　文選云消一無于三幡言三幡雖殊消令為一同歸于無也三幡色一也空二也觀三也

無量心　不住法

慈悲喜捨是四無量心授與饒益是慈相除去哀損是悲相慶慰得捨是喜相忌壞平等是捨相　金剛經若菩提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光明照見種種色

禪枝　心樹

庾信安昌寺碑禪枝四靜慧室三明杜子美遊修覺寺詩禪枝宿衆鳥　佛教若生心樹願結困芽

毒龍

狂象 愛馬心猿唐詩毒龍拏兮赫然狂象奔兮沉醉皆佛家所有事也藝文云三循祛愛馬六念靜心猿佛言除慾累也 忍草靈花 心香意葉唐詩晨行踏忍草夜誦得靈花佛言總舒意葉室度心香 意樹 心蓮唐詩云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 愛河 慾網山堂肆考佛言善度愛河能褰慾網 覺路 迷川佛經以黃金為繩以界入道故李白歸山寄孟浩然詩云金繩開覺路寶筏渡迷川

釋教四

原五翳 五淨喻日月為煙雲塵霧垢所翳清淨有五 象法之教 報應之緣漢書曰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注云作金人以為

天人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後漢書曰佛道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者皆有報應故以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故得佛也

大雨之潤　慈雲之蔭　大雨潤衆生如來慈心如彼大雲蔭注世界

苦空　貪著　煩惱　解脫　道濟真俗　理包聖愚　開悟愚蒙　拯濟沈溺　大雲之教　甘露之法

增離相　王氏彙苑如來生于種種之地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終歸于空

慈室　法華經慈悲為室和柔忍辱為度

彼岸　梵經波羅密多此言到彼岸也謂衆生輪迴作業之地如在海中到彼岸也

法要　傳燈錄云法要有三戒定慧也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迭為用也

六通　王氏彙苑一天眼二天耳三地心四

宿命五神足六漏盡

三緣 古禪師語録一為了自己身輪迴生死二為紹隆三寶三為六道四生皆為解脫

解脫 傳燈録云觀四微上下不見身不見心乃心離名守身等定界法因夢幻無得無誕然後謂之解脫

清淨 劉禹錫記云味清淨者即清淨以觀空

宗教 宗鏡録云融會宗教之旨

神妙 權德輿云神妙獨立不與物俱

聲聞 王氏彙苑因聲得教謂之聲聞

無生篇 無生篇釋典也文選云暢以無生之篇

無生觀 山堂肆考無生觀佛境也又曰無生鄉試将有漏軀聊作無生觀

三途六道 山堂肆考三途一曰色慾門上尸道天塗界二曰憂慾門中尸道地塗界三曰貪慾門下尸道人塗界六道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也唐傅奕曰偽啓三塗謬張六道三塗亦曰三惡

三明六入 文選云氣茂三明情超六入三明謂天眼明宿

命明漏盡明六入爲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

釋教五

原詩秦鳩摩羅什法師十喻詩曰十喻以喻空空必待此喻借言以會意意盡無會處既得出長羅住此無所住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　宋謝莊八月侍華林曜靈殿八關齋詩曰王籽乘夕遠金枝終夜舒澄淳元化闡希微寂理乎　梁武帝十喻幻詩曰揮霍變三有恍惚隨六塵蘭園種五果雕案出八珍對見不可信熟視

事非真空生四岳想徒勞七識神著幻是幻者知幻非幻人　又如炎詩曰亂念矚長原例見望遥坰逶迤似江漢汎濫若滄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緑萍遠思如可取近至了無形熱緣熱惚逼渴愛渇心生　又靈空詩曰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狀如薪遇火亦似草行風迷惑三界裏顛倒六趣中五愛性洞遠十相法靈冲皆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　又乾闥婆詩曰靈海自已極滄流去無邊蜃蛤生異氣闥婆鬱中天青城接丹霄金

樓帶紫煙皆從望見起非是物理然因彼凡俗喻此中
元又元　又夢詩曰甘寢隨四生蓋睡依五衆違從競
分諍美惡相戲弄出家爲上首入仕作梁棟色已非真
實聞見皆靈洞長眼出長夜大覺和大夢　又會三教
詩曰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
名妙術鏤金版真言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
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
教惟平等至理歸無生　又和太子懺悔詩曰玉泉漏

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閶天樂周流揚梵聲蘭湯浴身垢懺悔淨心靈萎草獲再鮮落葉蒙重榮　簡文帝十空如幻詩曰漢安設大饗周穆置髙臺三里生雲霧瞬息起氷雷空持生識縛徒用長心災慧人恒棄捨庸識屢邅迴六塵俱不實三界信悠哉　又水月詩曰圓輪既照水初生亦映流溶溶如漬璧的的似沉鉤非關顧兔没豈是桂枝浮空令誰雅識還用喜騰猴萬累若消蕩一相更何求　又如響詩曰疊嶂迴參差連峰欝相

拒遠聞如句咏遥應成言語竟無五聲實誰謂八音所
空惑顛倒羣徒迷塵縛侶愍哉火宅中兹心良可去
又如夢詩曰秘駕良難辯司夢並成虚未驗周為蝶安
知人作魚空聞延壽賦徒勞岐伯書潛令六識擾安能
二惑除當須耳應滿然後會真如　又如影詩曰朝光
照皎皎夕漏轉駸駸晝花斜色去夜樹有輕陰並能興
眼入俱持動感心息形影方正逐物慮恒侵若悟假名
淺方知實相深　又鏡象詩曰精金宛成器懸鏡在高

堂後掛七龍網前發四珠光迴望疑垂月傍瞻壁璫
仁壽含萬類淮南辯四鄉終歸一乇有何關至道場
又蒙豫懺悔詩曰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
受絲綸廣慧門時英滿君囿法侶盛天園俱消五道縛
共蕩四生冤三循袪愛馬六念静心猿庭深伏采豔地
寂伎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鈴鳴畫軒新梅含未發落桂
聚還翻早燈藏石磴寒潮浸水門一期蒙誘善方顧遣
籠樊　又侍講詩曰物善渥深慈監撫宣王事英邁八

解心高超七花意　又和會三教詩曰聚沫多緣假標
空非色香漢君雖啓夢晉后徒降祥元機昔未辯洞鑒
資我皇　又夜望浮圖上相輪絶句詩曰光中辯垂帶
霧裏見飛鸞定用方諸水持添承露盤　元帝和劉尚
書侍講五明集詩曰汲引留宸鑒舟航動睿情法王惟
一法無生信不生日宮佳氣滿月殿善風清綺錢敞西
觀緹幔卷南榮　昭明太子元圃講詩曰試欲遊寶山
庶攸信根立雖娛慧有三終寡聞知十　鍾山解講詩

曰輪動文學乘笳鳴賔從靜瞰出㠀隱光月落林餘影

精理既巳詳玄言亦兼逞　東齋聽講詩曰庶兹袪八

倒冀此遣六塵良思大車道方頋寶船津既餮甘露旨

方欲書諸紳　又參講席將訖詩曰八水潤焦牙三明

啓羣目寶鐸旦參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驚微袪二

鼠戲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　又同泰僧正講詩曰

放光聞鷲岳金牒秘香城窮原絶有際雜照歸無名若

人聆至寂寄說表真宜能令梵志遣亦使羣魔驚今聞

大林聚淨土接承明掖影連高塔法鼓亂嚴更雷聲芳樹長月出地芝生已知法味樂復悦元言清何因動飛轡暫使塵勞輕　宣帝奉迎舍利詩曰釋迦稱散體多寶號金軀白玉誠非比黄金良莫踰變見絶言象端異乃冥符靈知雖隱顯妙色豈榮枯唯當千劫後方成無價珠　沈約八關齋詩曰因戒倦輪飄習障從塵染四衢道難闢八正扉猶掩得理未易期失路方知險迷塗既已復豁悟非無漸　又四城門詩曰六龍既驚軫二

鼠復馳光衰齡難慎輔暮質易凋傷　又和王衛軍解講詩曰妙輪輟往駕寶樹未開音甘露為誰演得一標道心眇眇元塗曠高義總成林七花屏塵相八解濯芳襟　劉孝綽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御鶴翔伊水攀馬出王田停鑾對寶座辯論說人天淹塵資海滴照暗仰燈然法朋一已散茄劒儼將旋　劉孝儀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韶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禮遊盛終為塵俗喧豈如弘七覺揚鑾啓四門夜氣清簫

管曉陣爍郊原山風亂采旄初景麗文轅林開前騎騁

逕曲羽旄屯煙壁浮青翠石瀨響飛奔迴輿下重閣降

道訪真源談空匹泉涌綴藻邁弦繁輕生逢遇誤並作

輩龍鵷

王筠和太子懺悔詩曰習惡歸禮懺有過稱

能改聖德及羣生唱說信兼採翹心蕩十惡邈誠銷五

罪三縛解智門六塵清法海超然故無著逍遥新有待

周庾信詠闡弘二教詩曰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

魚山將鶴嶺清梵兩邊來香烟聚成塔花雨積為臺空

心論物性真氣辨仙才　增唐武三思秋日於天中寺尋復理上人詩曰妙域三時殿香嚴七淨宮金繩先界道玉柄即談空喻搣知何極傳燈竟不窮彌天高義遠初地勝因通理詣歸一處心行不二中有無雙惑遣真俗兩緣同摘葉疑焚翠投花若散紅網珠遥映日簷鐸近吟風定沼寒光素禪枝暝色葱願隨方便力長冀釋塵籠　岑參晚過石盤寺禮鄭和尚詩曰暫詣高僧話來尋野寺孤岸花藏水碓溪竹映風鑪頂上巢新鵲衣

中帶舊珠談禪未得去輟棹且踟躕　耿湋詣順公問道詩曰此身知是妄遠遠詣支公何法拄持後能逃生死中秋苔經古徑擇葉滿疎叢方便如開誘南宗與北宗　李商隱題僧壁詩曰捨生求道有前蹤匃腦剜身結願重大法便應欺粟顆小來兼可隱鍼鋒蚌胎未滿思新桂琥珀初成憶舊松若信貝多真實語三生同聽一樓鐘　釋皎然聽素法師講法華經詩曰法子出西秦名齊七道人纔敷藥草義便見雪山春護講龍來遠

聞經鶴下頻應機如一雨誰不滌心塵　賈島内道場
僧弘紹詩曰麟德然香請長安春幾迴夜閒同像寂晝
定為吾開講罷松根老經浮海水來六年雙足履只步
院中苔　羅鄴冬日廟中書事呈棲白上人詩曰日高
荒廟掩雙扉杉逕無人鳥雀悲昨日江潮起歸思滿窻
風雨覺來時何堪身計長如此閑盡爐灰却自疑賴有
碧雲吟句客禪餘相訪説新詩　宋徐璣宿寺詩曰古
木山邊寺深松逕底風獨吟侵夜半清坐雜禪中殿淨

燈光小經殘磬韻空不知清遠夢啼鳥在林東

原頌齊王融淨住子歸信門頌曰生浮命舛識罔情違業雲結影慧日潛暉委虵循塗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汎海難沂参珉見璧辯礫知璣迷甘未遠匪正何依　又懺悔三業門頌曰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假言筌利名相倚榮辱兹纏燕驥匪躡銅錯徒鐫惑端風緒愛境旌懸不勤一至何階四禪　又出家善門頌曰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将安寳地誰留化城道場曠謐禪

逕閒清風飄弗響震輒徒聲嘯傲焉慮脫落何營長捐有結永寘無生　又在家善門頌曰處塵費不染被褐重懐珠美玉耀幽石曾蘭挺叢芻四民亦為之三界豈能渝諒兹親愛沫寧以財利拘煩流捨智寶榛路坦夷衢萬品竟何匹烈火樹紅趺　又法門頌曰出不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凌河越海寄輕舟通明洞燭煥曾景深凝廣潤湛川流翼善開賢敷教義昭蒙啓惑滌煩憂功成弗有居無著淡然無執

與化遊　梁簡文帝大法頌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射服齊宮於元扈想至治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裳視萬乘如脫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金玉於川岫棄琴瑟於大壑卑宮菲食茨堂土階彤車非巧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也解網放禽穿泉掩骴起泣辜之澤行扇暍之慈推溝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為仁亦未階乎出世也甘泉啓太乙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

刻羡門之誓不夜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存諸
己篤而為論彌有未能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
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践不生之岸驅
彼衆生同躋仁壽引玆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
草靡　又玄圃園講頌曰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遊彼
岸理愜祇園于時藏秋仲節麗景妍晨氣冷金扉霜浮
玉管鳥弄鳴于㬅音樹葳蕤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寫
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煙辭曰析論冥空元機入道密宇

清幽重關相藻日映金雲風揺銀草　增唐王勃梓州
白鶴寺頌曰睿塗菌藹靈機翕忽玉架天都金裁地闕
法王利見香城繼發鴈塔齊雲龍宮瘞月長江近域廣
漢遺居禪扃共往梵宇全疎迹均梁後義切秦餘山川
牢落榛莽丘墟有聖聿興惟皇降撫因天憑地為雲為
雨日觀龍驤烟壇鶴舉肇開嘉號重光浮土猗與上士
道場真政物觀成章子來興詠土石呈彩人靈合慶寶
座晨嚴金山夕映紫微分殿青岑披郭複岫縈樓攢峰

跨閣月低璿鏡星連寶鐸彩鳳将飛蟠虹未落森沉桂
宇肅穆筠壇花明柳砌葉暗木攔溪留夏雪澗咽秋湍
山虚梵冷谷靜鍾寒法衆爰依禪徒戾止望風三蜀征
塵千里頓首元墀歸心翠扆業超有色功齊無始偉哉
冥化妙矣能仁去來均迹前後俱身寂滅為樂般若為
因題芳翠琰敢詣靈津　又靈瑞寺浮圖頌曰大塊甄
陶名山作紀發地龍盤干霄鳳峙風雪萬邑岡巒千里
絶域天成珍臺地起揆刹元嶺圖基丹嶠層棟崢嶸重

簷寫𥧌有隋棻歷重明改照事與時遷迹從原燎義均除舊事切為新如或繼者代有其人聲飛隴蜀望動州隣爭開淨施競植靈因控險裁標循危列搆巖烟接廡風雲對霤鐸運星衢璫懸月竇紫軒霧合丹梁霞透暮春疏節新秋戒序照滿暄郊氣銷寒渚樹濃鶯亂川長雁舉流睇寫懷魂馳意與偉哉靈宇壯矣全摹窮高極麗遠鑒長圖賞因時合筆為神驅有情君子誰為捨乎

原贊宋謝靈運聚幻贊曰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

從遊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賔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又聚沫泡合贊曰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壑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横復生欣怛　又影響合贊曰影響順聲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象似羣有靡不然昧漠乎自已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陳江總香贊曰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吹自轉將銷更燃縈空雜霧散迴飛烟還符戒品薰修福田　又花贊曰

池中寶花葉覆金沙逆風氣亂映水光斜散由天女賣乃王家若生心樹願結因芽　又燈賛曰寶燈夜開光遍花臺烟抽細燄燼落輕灰珠慙色並月恥光來一明暗室若遺塵埃　又幡賛曰金幡化成揺蕩相明留無定影散乃俱輕光分紺殿采布香城恒知自轉福與之生　增呂温藥師如來繡像賛曰地萬里兮天一極往無由兮來不得解脱願兮慈悲力五色繡兮黄金飾澄氛昏兮圓相開湛水月兮蓮花臺慈眼睠兮獷心迴死

別離兮生歸來海為田兮劫為灰身念念兮無窮哉

原銘陳江總鐘銘曰鳧氏之匠扭陽之銅圖樂鑄鏄刻

獸鐫蟲聲飛雪裏韻切脣中遥符玉律遠雜金風朝驚

鷲嶺夜動龍宮冀憑慧業冥感神功百非洗蕩萬善昭

通長如五淨永證三空　又鐘銘曰篆間鎔刻欒上雕

鐫聲齊法鼓響逸鳴楗舟移巨壑火壞初禪　又優塡

像銘曰如花譬象若火疑龍毫光此遇法相今逢晬雲

齒雪月貌金容大仙下降避席為恭　增周庾信陝州

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銘曰舍衛之國祇洹之園三明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説勝辯爭論波提東度秖夜南翻非空即色離有無言達人止是獨悟重昏身雖繫鳥心避騰猿禪樓却月義殿翔鵾迴風香蓋反露珠幡西臨砥柱東背轘轅河鳴陽硤山響蘇門翔禽歌囀流澗絃喧度河餘獸移關舊村昔為畿服今成塞垣城疑廣武地似樓煩爟烽並照象馬單奔無鐘襲莒有雨圍原不資十方誰釋三怨風傾地柱火及天元銀鉤永固金

牒長存封君馬首方事南蕃言從楊僕請謝劉昆
增碑宋王屮頭陀寺碑文曰葢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
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逺近况視聽之外
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靡竭用
啓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彛倫者必
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
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
在兹乎然爻繫所詮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絶形乎彼岸

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藴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虚受無來不應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三室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元關幽鍵感而遂通遥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

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
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
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
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正法既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
者以違方為得一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
鳴幽讃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絶紐蔭法雲于真際
則火宅晨涼曜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
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

被教肆南移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皋千里超忽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游以為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于中身殉肌膚于猛鷙班荆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

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内史會稽孔府君諱覬為之雜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没髙軌難追藏舟易遠僧徒闃其無人榱椽毁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絶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

濟多難步中雅頌騶合韶濩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粤在於建武馬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内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閒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

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貲寶相永籍閑安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懐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　原梁元帝荆州放生亭碑曰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龍處大林恒捻浮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釣失雲失水莊子懸竿吞

鉤吞餌雖復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譬如黄雀伺蟬不知隨彈應至青鶻逐兔詎識扛罸方前北海之餐鸚鵡未始非人西王之使傳信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觀俱在好生欲使金牀之鴈更反衡陽之侶雪山之鹿不充食苹之宴　陳徐陵長干寺衆食碑曰昔炎皇肇訓稷正修官信矣民天之言誠哉國寶之義自非道登正覺安住於大般涅槃行在真空深入於無為般若則菩薩應化咸同色身諸佛淨土

皆爲揣食證常住者爰訖乳糜補尊位者猶假香飯亦
有三心未滅七反餘生應會天宮就齋龍海況復纔居
地轉咸悤珠庭固以皆種仙禾並資靈粟者矣法師常
願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普施衆生同餐甘露況復安居
自恣碩學高年或次第於王城猶栖遑於貧里迦留乞
麨苦用神通須提請飯致貽訶責於是思營衆業願造
坊廚庶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升堂濟濟無勞四
輩之類高廩峩峩恒有千食之備其外鐵市銅街青樓

紫陌辛家黒白之里甲第王侯之門莫不供施相高資
儲轉衆法師善巧方便漚和舍羅教授滋生隨年增長
假使桑林不雨瓠水揚波猶厭稻粱永無饑乏加以五
鹽具足七菜芳軟𦵔類天厨果同香樹羹兜之大殷王
未逢糜饘之深齊都非擬昆吾在次皆鳴鷲嶺之鐘暘
谷初升同洗龍池之鉢

增唐王勃益州緜竹縣武都

山淨惠寺碑曰原夫帝機寥廓雲雷驅妙有之功正氣
洪荒清濁構乾元之象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岳五城

韜海接崑閬於大都八洞藏雲冠瀛洲於巨闕造化之所偃薄靈谷之所啓處極緹油而縱觀詠頌寧殫出宇宙而高尋風烟罕測是知玉巵無當遐荒非視聽之津金牓所存城闕盡江湖之致何必九蚪齊鶩直訪銀宮八駿長驅遥臨石室武都山惠淨寺者梁大清年中之所建也名山列岳之舊仙都福地之湊黄龍負匣著寶籍於經山紫鳳銜書蔭榮光於井絡須彌山頂仍開梵帝之宫如意山中即有經行之地爾其盤基跨險列嶂

憑霄日月之所竄伏烟霞之所枕倚飛泉瀑溜蕩滌崩崖綠樹元藤網羅丘壑飛塵作氣被萬吹於中巖帝琰司寒宅千霜於北谷丹梯碧洞杳冥林岫之間桂廡松楹寂寞風塵之表是稱英鎮實瞰崇岡閭閻當四會之街城邑辨三分之地緜礫錦瀆下浸重巒玉阜銅陵旁分絶磴山川絡繹崩騰宇宙之心原隰縱横隱軫亭皐之勢頃以黄旗夜徙紫蓋晨傾九服失圖三靈在疚姦臣躍馬據折坂而吟雲壯士聞鷄擁陽關而嘯雨岷峨

失險化為鋒鏑之場江漢横流非復朝宗之國禪宇由其覆没法衆是以淪國家奄有帝圖削平天釁紫宸愀照皇階即叙萬國順百靈朝幽顯再立華戎一揆燭龍韜景避堯日於幽都雲鵬斂翼候虞風於晏海以為軒階具美功窮望祲之臺漢道兼弘力盡祈年之觀爰經寶地大啓祥宫撫香象而高視鳴法螺而再唱龍垣淨土連地道而重光鶴苑崇基胱皇居而首出况乎山積舊壤下鎮偏隅天帝遺書上干躔次王舍城之宫闕

白玉猶存給孤獨之園林黄金尚在法物由其大備盛德所以相尋株兵奉天藏之圖泉女獻山祇之籍離亭合榭因岸谷之髙低疊觀連房就岡巒之曲直丹崖反照畫拱相臨緑嶂斜烟雕簾間出豐隆曉震次複霤而悽皇列鈌晨奔望崇軒而愕眙千香寶樹自起風烟九乳仙鐘獨鳴霜雪銀龕佛影遥承鴈塔之花石壁經文下映龍宫之業虹生北澗即掛新幡鳳下東岑還栖舊刹若乃尋曲岪歴崇隈周行數里直上千仞蒼松蓄吹

臨絶逕而疏寒黛篠妨烟繞迴疆而結蔭春巖橘柚影
入山堂秋壑芙蓉光浮水殿亦有山童採葛入丹竇而
忘歸野老紆花向青溪而不返山神獻果送出菴園天
女持花來遊淨國實杳冥之秘訣託幽深之逸境豈直
淮南桂樹暫得仙家江左桃源終迷故老而已爰有寬
闍黎者俗姓楊氏其先華陰人也因官徙地家於緜竹
山分太華水帶長汾川岳會同風雲感名元經素論侍
郎居八俊之英緑綬黄軒太尉列三台之首法師玉函

降彩金瓶探色振八解之遥源踐三明之廣路靈機入證窮象載於初髫妙諦因心釋羊車於弱冠三千法界因廣位而出無明十二因縁自普濟而登彼岸弘宣誓願大拯沉黎揮覺劒而破邪山揚智燈而照昏室彌綸所被白馬晝於禺同權漸所開黄牛至于嶓冢虔誠樂土憩影兹峰迺以貞觀九年於寺西院立七佛堂一僧舍星毫動牖月面分階彩鳳銜旒神龍負塔飛烟湧座龕龕忉利之天香霧成臺樹樹菩提之果朝散大夫行

縣令清河張楚親承妙業俯刋貞琰林宗有道伯喈無愧法師夙機少悟應變多竒玉山中斷瓊林下雜支道林之好事語默方融釋惠遠之高居風埃遂隔洎乎坐忘遺照返寂歸真城肆颷然若空山林黯而無色豈直巖枝泣血磵戶摧梁而已哉縣令劉照彭城人也自碭山杖劒綰鳳歷於雲臺春郊授鉞嗣龍圖於白水王壘三分之胄下雜公門金陵一霸之基旁參帝緒翠緌丹紱歷今古而先鳴人傑地靈冠山川而得雋君膺岳瀆

之秀挺風雲之會昆溪劒鍔直照胷襟楚澤珪璋潛周
履行魯恭明德方昇漢輔之階潘岳能文且職河陽之
縣仁徽可被闔境仰其風猷威德所加百城疊其霜彩
尚迺康莊妙域光開不捨之檀舟櫬愛河昭暢無生之
業痛鷲林之殄瘁悲象教之榛蕪爰命緝興式光泉藪
武蹊龍澗近分廬岳之圖金闕瑶臺更討瀛洲之記
原啓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法制啓曰翔慧燭於昏塗灑
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制解網

出界之訓滅惑淨照之㫖固以行首霜威宇端風厲信可以糟滓五書糠粃百氏升罩聃周笞竿尼旦所謂窺七澤而狹潢汙登泰山而小天下　又法門頌啓曰伏以迦文啓聖道冠百靈常住置言理高萬乘神儀挺發非望雲就日所追睿識獨尊豈生明弱言能企鹿苑金輪弘汲引以濟俗鶴林雙樹顯究竟以開𢊁惜乎祇園滅影鷲岳淪光微辭既遥大義如綴自不宣遊十地擁接九區豈有導覺水之塞源拯法雲於落仞分明覽四

諦之必空悟三業之暫有應務屈已則仁兼旦奭隨方
申道則慧一淨名驅率土於福林入蒼黔於正術　梁
昭明太子謝勑齎銅造善覺寺塔露盤啓曰爍濕無變
九布見奇寒暑是宜六律成用況復神龍貧子光斯極
妙金烏銜帶飾茲髙表函谷恥其詠歌臨淄惡其祥應
陽燧舍影還避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梁簡文帝
勑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曰臣綽啓不生羽翼無假神
通身升淨土髙排閶闔足踐蓮花方茲非喻行躡寶梯

比斯未重　又東宫上掘得慈覺寺鐘啓曰竊以白亭舊室絶顯禎祥之氣閼里故堂暫開鐘石之響猶復存諸良史汙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迴成紺殿椒墀昔處仍構寶階啓彜鐘於殊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璽魯祠現壁固以推兹孝感悉此禎契將郭舍郿其開金羊田陋其産玉豈宜季武庭樹愧韓起之謍蜀相宅基慙孝安之碣伏惟覽啓增思撫瑞深悲慟切視奩哀喻封箧　元帝謝勑送齊王瑞像還啓曰臣開非悔非明

法身凝寂有感有見渴仰赴幾伏惟陛下百姓為心宜觀種覺十方皆見普照王畿將使化行南國乃睠西顧江水安流大川利涉鮮雲霮䨴暫掩晨離甘雨霏微猶藏宿霧高明可仰與天花而俱落清梵騰空雜塤篪以相韻頂禮㝡勝敬謁法王瞻彼堵牆不足為喻立處針鋒彿云易擬臣身持淨戒心怍法流接足道周膜拜路左得未曾有喜躍充遍

邵陵王答皇太子示大法頌啓曰辭鋒鬱壯妙辯縱橫慧捻雨雪智包三藏故五時

之說旣陳七處之禮斯聚析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諦心注八流意含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兩折木蓋鱗間羅散翮香烏步花馴遊於雲圃瑞雀飛環翔舞於風前髙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假鳳凰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此蔑如沈約送育王像并上錢燭等啓曰竊以無名無色理絶應感不身即身猶覩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為八喜之侶菩提無上永𠩄千子之蹤　又臨終勸加篤信啓曰

抱疾彌留迄今未化形神欲離窮楚盡毒據刀坐劒比此爲輕仰惟深入法門厲兹苦節内矜外恕實本天懷伏願俯留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塗無復遺恨雖慙善庶等哀鳴

又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啓曰竊以六書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褒刺或義單小辨莫不風烟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該元體妙凝神宙表應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證其後業陟無生之遠岸汎止水之安流受三遠十號之

尊崇建四辨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住與至理俱存

原表梁簡文帝上大法頌表曰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根澤雨無徧心田受潤具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　增唐韓愈論佛骨表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常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

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

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誼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

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狥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茍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

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

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以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汚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

臨臣不勝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

惶誠恐

原序梁元帝法寳聯壁序曰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

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況復玉毫朗照出天人

之表金牒解空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絶詩

歌作焉可略談矣粤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説昔則王畿

居亳今則帝業惟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　沈約内典

序曰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

窺自並識同犇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翻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火宅輪騖人壽飈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刼之延路情靈起伏萬緒千名能仁權跡四門既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實而天人瞻慕髣髴興情範金琢玉圖容寫狀靈姿炫日寶刹凌雲或設鬼神之功或資體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苞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為言未始或異也而經紀繁廣條流舛

散一事始末裒異卷分或辭異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觸物未悟學致迷惑是故曲辯精靈栖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論功約廣尚於斯矣

增唐太宗御製聖教序曰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

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知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元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

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糺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

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迴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内境悲正法之淩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兹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游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閒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峰瞻奇仰異承至言于先聖受真教于上賢探賾

妙門精窮奥業一乘五津之道馳驟于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于口海爰自所歴之國摠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于西極注法雨于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托譬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花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

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原書梁簡文帝與廣信侯書曰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口辭珍鹿苑理愜鷲山微妙密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爇亦乃意蕊晨飛每憶華林勝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旁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

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

經一

原洛陽伽藍記曰白馬寺在西陽門外明帝夢金人遣使向西域求得金像時以白馬馱經而來因以名寺於是教流中國始傳其經　法顯記曰佛生于殷末道成于周至成王十二年經律始到新河頭　增白傳集云以正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花經凡六萬九千五百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

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者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生極樂土莫疾于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于觀音普賢菩薩行法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本覺莫便于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十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于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

八言是八種經共十二部合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指萬佛之秘藏盡矣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為墨剥膚為紙即滅如筆畫水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柳子厚文曰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　蘇東坡曰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于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

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進勝好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　曹溪碑云如來於彼國滅後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而華人始傳其言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而華人始傳其心　伽藍記云比丘曇謨精義學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經言草堂之傳真教不是過也天竺沙門菩提流支來中土見而禮之稱為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曉漢言與曇謨最善每誦其經論彈指讚歎為胡書寫傳西

域沙門皆東向遥禮號東方聖人　涅槃經曰是諸大乗經為滿字無欠少之義也小乗諸教悉為半字義未圓故云半字

正言駿迦佛住南海濵入楞伽國摩羅耶山而說此經梵語楞伽此云不可往唯神通人方能到也阿跋多羅此云入謂入此山中而說此寳或翻無上謂此經法是無上寳天中記

清異録云沙門愛英示人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

續高僧傳云經卷雖小佛口所說

經二

增晉書云姚興如逍遥園引諸沙門于澄元堂聽鳩摩羅什演説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㑹于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托意于佛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起浮圖於永貴里立般若臺于中宫州郡化之事佛者十

室而九矣　齊書曰張緒為中書令善談玄篤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坐乃遷僧達　梁書曰張稷出為青兾二州刺史而不得志嘗閑閤讀佛經　又曰任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齋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又曰皇侃性至孝常日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　後周書曰梁蕭詧謂其度支尚書宋如周曰卿何以為謗經如周

蹴踖自陳不謗誓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面狹長由是誓為此戲　陳書曰王固清虛寡慾信佛法及丁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宴于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不獲一鱗　北史續高僧報應記曰盧景裕魏節閔帝時為國子博士後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盧仲禮據鄉作

逆連坐景裕繫晉陽獄景裕至心誦金剛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孫敬德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救苦觀世音經覺後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勅寫其經廣布于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

又云蕭瑀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熲同禁欲寘于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為著至殿前獨宥瑀

唐書云貞元十四年南天竺國進華嚴

經令僧般若三藏與保壽寺僧智柔圓照同于崇佛寺翻譯共成四十卷 又云貞觀十年沙門元奘法師至天竺國將梵本經論六百餘部而歸 又曰韋綬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喪父嘗刺血寫佛經 元史曰寶集寺金書西番般若經英宗時置大內香殿

經三

原貝文 金字 貝葉之文梁武帝于元光殿生獅子坐講金字經 馬駄鴿入 上詳經一 崔元常晝坐誦佛經有鴿入懷緣臂上肩久之道俗嗟異 受持 翻譯

陳徐孝克天監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 下詳經二

四部無礙 梁書曰九月辛未帝幸同泰寺設四部無礙大會

三論盡通 陳書曰傅縡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

迦葉撰文 隋書經籍志曰釋迦在世四十九年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弟子迦葉等追其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為十二部經

曇花感夢 齊竟陵王子良篤信釋氏武帝不豫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為感夢見優曇鉢花於子良案云云

增貝葉 **琅函** 駱賓王詩云貝葉傳金口琅函秘典皆佛書也

白法 **元言** 白法元言皆禪學也唐詩云白法調狂象元言問老龍

雕談 **妙辯** 雕談妙辯皆佛論也唐書云雕談荃與旨妙辯激元津

梅子熟 **蓮花香** 傳燈錄云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箇

甚麼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是佛馬祖曰梅子熟矣　湖州法華山樵夫得青蓮一枝掘地有石匣藏一童子舌根不壞花自舌出是人誦法華經致此勝果因以名其山

入定影　止觀經 初學記云輕飛入定影　杜詩云白首重閑止觀經按佛經止能捨樂觀能離苦

劉勰燔鬢　後主頓顙 劉勰與沙門于定林寺撰經畢求遂出家先燔鬢髮自誓勅許之改名慧地　江南野史李後主信佛朝退與后僧帽袈裟誦佛書拜跪頓顙至為瘤贅

經四

原大乘 洛陽伽藍記曰神龜四年十一月太后遣崇靈寺比丘慧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

是大乘妙典

大品 陳後主在東宮令徐陵講大品經義名僧自遠雲集

誦讀 孫義為慕容永所得械其手足將殺之誦觀世音經至夜半門開械脫出于重禁中若有導者

講難 後魏高祖集沙門講佛經令裴宣講難甚有理詔高祖稱善

四句 之偈

一藏 陳姚察欲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向西坐念一切空寂云

道安明義 高僧傳曰釋道安姓衛氏常山人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惟叙大意安窮覽經典鈎深致遠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義經義克明蓋自安始也

慧斐手書 梁劉慧斐在匡山手書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

蘭臺石室 世說曰漢明帝遣羽林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

定林經藏 齊劉勰字彥和早孤好學家貧

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逆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總所定也

四諦之義 洛陽伽藍記曰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威人也志性聰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指歸恒與沙門論義時號為元宗先生

三車之教 **三藏** **九部** **增佛頂經** 佛頂尊勝經三千三百言

圓覺經 裴休有注

華嚴經 八十一卷李長著四十九論

光明經 十有九品

十二部尊經

梵經 張說手寫金字梵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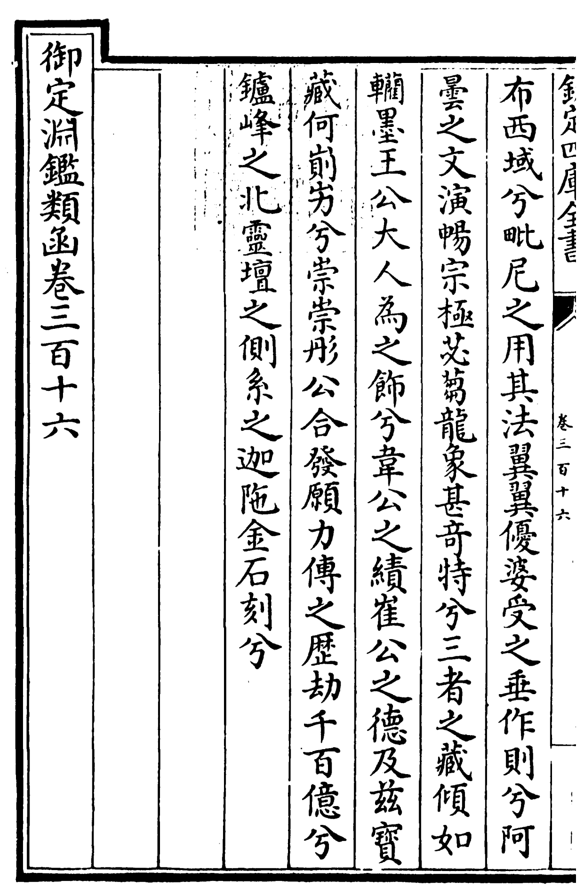
三有城 李道元華嚴論三有為城郭

一藏經 挑燈欲讀一藏經

張氏鍼血 肅宗庶母張氏帝不豫后鍼血寫佛書以懺

經五

增碑唐李華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銘曰釋宮尊種
龍出扶持捨位成道爲天人師度微塵衆行甘露慈仁
消大怖辨洗羣疑法本不滅令子得之隨方演教聿來
中國帝居承迎天花滿裓懽喜園花惟聞薝蔔百千萬
億調服其心灌頂在即聲聞現令山王高妙海月圓深
因以示滅空悲鶴林伊水西山冥冥元室金棺此閉式
瞻無日雙寶昭興教尊言密歸我淨因因明悟實　李
肇東林寺經藏碑銘曰多羅之教神道不測迦葉承之



布西域兮毗尼之用其法翼翼優婆受之垂作則兮阿曇之文演暢宗極苾蒭龍象甚奇特兮三者之藏傾如𨄅墨王公大人為之飾兮韋公之績崔公之德及兹寶藏何前芳兮崇崇彤公合發願力傳之歷刧千百億兮鑪峰之北靈壇之側糸之迦陁金石刻兮